

冬日·草地

◎河南油田 王秉

一到冬季,太阳就显得弥足珍贵起来。清早七点半了,天还灰蒙蒙的,不是太亮,冷气趁机直往脸上蹿,往手上蹿,往脊梁骨里跑,感到身上的鸭绒袄一点儿也不暖和。渐渐地,渐渐地,一个鲜红欲滴的圆从油城浮了上来,妍妍的,暖暖的,光线拨云开雾,染红了百里油区上百座计量站,唤醒了上千架抽油机万马奔腾在无边的田野里,霎时,一片无限的生机和力量在低暗处涌动,我身上也感觉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力量和暖意,直觉得,冬天的太阳真好!

每年遇到冬天的太阳,总是会让我想起小时候的那个村庄,一个非常温暖的村庄。在这个村庄一个房前屋后,能背风,又能晒太阳的土墙拐角处,能端着碗一起蹲在这里吃捞面条的老乡亲们,真是一种幸福!还有啊,在村庄堆着麦秸垛的打麦场里,我们这群十分顽皮、淘气的小孩子们可以从麦秸垛上拽下一把把麦秸,然后美美地斜躺上去,然后迎着刺眼的太阳的光,然后眯缝着眼睛,聊天,天是蓝蓝的清;瞅树,树枝坚硬而结实,它们岔开手指,伸向天空,像是要抓天空中的什么东西似的。在这温暖的冬日中午,我们这一群小孩子翻卷着,打闹着,热闹之极。

小时候的冬天太阳,总是会不知不觉地走进自己梦里,让甜甜的梦延展着,温暖着,于是,我一直在梦中温暖着,洋溢着,飞翔着,渐渐地,我长高了,长大了,参加工作了,娶妻生子了,直到今年的冬天,依然恍如梦中。每当回想起这里,心里总会升腾起一种甜美想象,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欲望和冲动在不断向前,向前,真的很想找找一个地方,去晒太阳,去寻梦。

周末有空闲,一次回到南阳的家,就有了想去附近学校操场晒太阳的打算和安排。这个主意一经说出,我的孩子和两个侄子反应最快,争着抢着要去,乐得一家人合不拢嘴,一起点头赞许。于是,午饭后过,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出发了。

似乎,冬季比任何季节的视野都要显得开阔一些,两行梧桐树一起立正了身姿,干净利落地点在校园马路的两边,一直引着我们走向一个400米的环形跑道操场。操场中间,一地的金黄,一地的和煦,一地的温暖,是一块面积很大的草坪。大人们一屁股坐上去,围成一个圈,说着笑着,磕着瓜子,削着苹果,聊着家常。小孩子们或追逐或疯跑或打闹,有的干脆滚倒在地上,头发上沾上了草,衣服上,鞋上尽是,这些全然不顾。笑声,在冬日温暖的阳光下绽放,变得灿烂,能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盘腿坐久了,腰就有点儿酸,背就有点儿累,我就伸开腿,很舒服地躺下,压倒一片乱草。这时,一根十分倔强的草趁我不不留神,忽地把尖尖的脑袋直插进鼻孔里,钻心的痒,让我猛的一歪头,草就出来了,但我还是忍不住痒痒,伸出手揉揉鼻子,然后闭上眼睛,享受着天空恩赐的寂静,感受着太阳无声的暖意。

冬天的太阳,真好!

奔跑

◎温州石油分公司 肖盛萱

好像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双面薇若妮卡》的薇若妮,总是会有一种奇特的感觉,然而一切并没有改变,有人在我的生命中消失了。日记本日渐褪色,扉页业已卷起,几滴油污的渗透,他越发显现出老态。无声的抗议在蔓延,他静静地被我遗弃,拿起带走放下,最终尘埃落满,一身的艰辛,有失公允地让我审判。

书籍、充电器、手机、耳塞堆满了我的床铺,随手就触及到的书本带给我的非非同一般的体验,是其存在主义的小说表现。是对存在困惑的,还是本就如此?也许我现在无法体悟到隐匿的对自由的追求,萨特说过自由是选择的自由,《禁闭》中说“他人就是地狱”。难道个人的存在需要他人的存在来架构吗?这似乎又是克尔凯郭尔在《一个引诱者的手记》所要表达的,他说女性是为人而存在的,推而广之就是他人的存在影响着你的存在。不去考虑这些了,书卷散发出的气味和寝室的杂味,感觉特别不一致,我需要黑暗将我裹覆,灯光有人为的痕迹,也才是自然的雕琢,摸着身旁的书,一夜的满足……每次醒来,看着无序的睡窝,却能发现蕴藉的美感,无规则摧毁了现存的法则。《法斯宾德论电影》被我压着,《万历十五年》翻到了第三章“世间已无张居正”,手机不知为何会亮着,MP3依然播放着,一天又要开始了,不去整理,让它随意,任由它们自由地存在。我可不想破坏,安全感已经丧失,徒留的只是床的无奈。

下床,外面雾气朦胧,远处已分不清天地的界限。飘着雨丝,身体微凉,清晨的寂静为我一人独享。阳台成了空中楼阁,依在栏杆不知眺望何处,水汽愈发浓重,压着厚重的大地,连着我的五脏六腑一同变得沉重。江南的细雨,恼人又诱人,情绪的婉转伴着雨的哀愁共舞。

原来不确定,并没有完整的章节,我被剥夺了,显得荒诞,在似与不似之间,在欲与得之间,我在弃绝。有限中我无限扩大,逻辑在此无能为力,一闪而过的灵感,虚无吗?我沉默。

该出发了,带上昨天沾染着泥巴的伞。我本想把伞洗洗,如此一来就浪费了上天赐予的灵水。泥点印在花伞上已经干了,撑开时一些泥屑滑落,我想转头还是土人为安。雨很轻柔,伞无声音,干泥再度触水,慢慢化开。花伞多出了些许黄色,划出一道泥痕,以为是恰到好处,却也只能是极致了。雨势增强,泥痕消失,唯一的印记也被擦拭了,恍然大悟:可靠的印记并不是唯一曾经鲜活,曾经浪漫的认识,也许法则并不重要,他们都会改变直至消亡。

深吸一口气,吐纳天地之间。雨还将持续,收起雨伞任其冲刷,一路奔跑。

夏盖山情思

◎绍兴石油 王晶

在绍兴县城北边紧靠杭州湾的谢塘镇,耸立着一座小山,名夏盖山。

夏盖山方圆只有两公里,它静静地侧卧在广袤的田畦中央,远远望去像一座静谧的绿色小岛,隽永、独秀,这是大自然塑造的一个美好精致。对于难得见到山的渔村来说,夏盖山是一处天然的景致,更确切地说,是一所天然的公园,不失诗情画意。特别是在雨天,漫步田间,举目远眺,夏盖山在虚无缥缈的雾霭里露出迷人的笑靥,那抛物线般的轮廓显得那么柔和、那么流畅。我曾好几次登上县城的山峰之最一龙山,透过溟雨的雨幕,向几十里外的夏盖山眺望,呈现在我眼前的真是一副绝妙的水粉画。但见远方的田野、房舍都被白茫茫的雨雾融化了,迷迷离离、混沌沌沌,而夏盖山的身形却还清晰可辨,半弧形、墨绿色的,像一副剪影,粘贴在灰白色的天地之间,令人疑是“蓬莱仙境”。

最近,当我再次见到夏盖山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从它身上我再也找不到昔日那种令人心醉神迷的独特风韵,心里顿时被一种莫名的感觉所包围,当初美好印象顿时变成了痛苦不堪的回忆。山宕长期累月的开山采石,几

乎把夏盖山抹去了三分之一。那被撤去植被,露出褐色掩饰的豁口,想一张硕大的伤痛膏,紧紧贴在山的脸颊上,使人想起一张被撕破的少女的脸,令人心痛。听着山宕里传来的隆隆炮声和叮当作响的打钎声,我的心颤栗不止,我仿佛听到了夏盖山不安的呻吟。

机耕路上,载运岩石的拖拉机接连不断的驶来,向人打听,我方知这些向夏盖山索取的石头是运往海涂的,用作加固的石头大多源于此山。我的心又突然变得激动起来,肃然起敬。在我眼里,夏盖山是一名纤纤少女,然而它用自己的血肉垒起千里海堤,拦住汹涌的潮水,它又该是一个刚强的男子汉。男子汉最可贵的不就是敢于牺牲吗?我凝视着夏盖山,切切地向他寻找答案,可它默默不语,给予我的只是温馨和谦和的沉默。我久久地思索着,我终于懂得,夏盖山失去的只是一草一木一石,而得到的是滋养几十万人民的万顷海涂和世代安居乐业的新生活!是的,夏盖山是美丽的,也许它的美丽总有一天会从平地上消失,然而到那时,得到的一定会比失去一座夏盖山来得更多更多。

我不禁又深情地凝眸望一眼夏盖山,雨雾中,它依然露出天天的笑容。

舌尖上的味道

◎大庆油田电力集团 李娜

这几天,大庆下雪。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突然想起童年时冬天家里的食物,那停留在舌尖上的种种味道,跳动着丝丝亲切与熟悉,义无反顾地把我带回那段时光。我仿佛看见那个幼小的我: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手里捧着一碗白米饭,里面拌着碎碎的土豆炖茄子,正坐在自家的大门口吃着,那饭菜的味道属于妈妈,恒久不变。

那天,坐在通勤车上,偶然与年龄相仿的同事谈起,她竟和我有相同的感受。我们说起味道,一起想到了童年时吃过的速冻菜。速冻菜对于现在90后、00后的孩子来说,想必有点陌生。80年代中期,在没住楼房之前,大庆几乎家家都有一个放置冻饺子、豆包、馒头等各种吃食的“冷仓”,而速冻菜就另类的放在它们中间,色彩鲜艳夺目。

不知是谁发明了速冻菜,它比新鲜蔬菜入口要绵软,因为是冷冻制品,所以在口感、营养上自然不及新鲜蔬菜,但在儿时那个物质匮乏、出门仿佛就要冻掉下巴的冬天气里,速冻大辣椒、胡萝卜、豆角和茄子,它们无疑丰富了家里的餐桌,给孩子们提供了难得的维生素。尤其是与冬天常吃的大白菜、酸菜、土豆等菜品相比,它

们有足够令人难忘的理由。

难忘的味道还有那成筐的冻梨和冻柿子。那时过春节的时候,每家每户都会拿一个大盆装上火,把冻梨和冻柿子放进去“缓缓”。待它们与水融合冻成冰坨继而再变软以后,家里的小“馋猫”们就集体出动了。想着冷冷的季节,啃着冰子的冻水果,那种凉和甜酣淋漓地浸到心里面,快乐竟无以形容。

记忆里还很留恋一种叫“雪人”的雪糕,它的味道香滑,让人感到温暖。巧克力做的眼睛和嘴,带着诱人的奶香,成为童年印象里最甜蜜的回味。我和同事感嘆着:如今,市场上四季各式蔬菜品种齐全,怎么反而没什么留恋的味道了呢?速冻菜早已悄然退出人们的视线,偶尔看到有卖冻梨和柿子的,我们也没了儿时贪吃的欲望。去超市买东西,看到类似雪人的冰激凌买来一尝,总感觉不是从前那个“味儿”。

想来,童年的食物大概只属于童年,属于那个时代,那段记忆,那份美好。游走在舌尖上的味道会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发生变化,但在我们童年记忆的深处,尚能保存这样一份完整的、值得回味的快乐感觉,已然值得珍惜和欣慰。

山芋

◎安庆石化 冯进进

褚红色的泥土也许并不适合太多的农作物生长,对于贫瘠惯了的山芋,似乎并没有什么合适不合适。

我是个普通的农家孩子,那红皮、白瓤的山芋,从我记事开始就一直从冬到春填充着我的肚皮,进入我的生命,使我的一生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

和许多生活在山村的普通家庭一样,我家也并不富裕,有限的稻田收割下来的稻谷除去农业税,能够入仓的所剩无几。就这样,母亲仍旧算计着将稻谷卖出一些,凑够我们姐弟三人的学费。虽说父亲在城里工作,微薄的收入扣除他个人开销,剩下的也没有多少。

让孩子吃饱穿暖,似乎是一个女人一辈子的中心任务,母亲自然也不例外。农历十月底,晚秋的风从遥远的山口处走来,所到之处,庄稼和生活在这山上多少年的树们,似乎被一只巨大的手推揉着,倒伏向一边,叶子开始卷缩、枯黄。忙碌了一天的母亲,在傍晚时分,一只肩上挑着箩筐,另一只肩上扛着锄头,缓步向上脚下的山芋地走去。带着明显寒意的秋风吹着母亲因缺少营养而

略显发黄的头发,在空中舞蹈。母亲停了下来,站在那儿。她并没有放下锄头,而是灵巧的将锄柄凹进另一只肩上的扁担下面,抽出一只手捋了捋贴在脸上的头发。

门前的枫树叶不知从何时已开始飘落,火红的叶子在空中翻滚着,一路追寻着母亲远去的背影。调皮的叶子不知是怕惊扰母亲沉思的步伐,还是想跟母亲捉迷藏,它总在母亲身边忽左忽右的飘荡。顺着母亲行走的路线,我一路走着。母亲在傍晚到田间地头干活都不愿意带着我,我怕隐藏在山林间的传说会吓着我。可她不知道,我和她有着同样的担心。当她弯腰将山芋叶子累的时候,抬头看见我,带着责备的语气问我怎么来了。迟疑了一下,母亲脱下外套,铺在山芋叶上,走过来,伸手将我抱起来,放在她外套上面坐着。然后她快乐的小声唱着我至今都不懂的歌谣。

动作麻利的母亲很快挖好了一担山芋,两只箩筐一只装得很满,另一只只装了一半,余下的空间,成了承载着童年最快乐时光的“吊篮”。

晚上,哥哥姐姐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写作业,我挨着母亲坐着,帮母亲将大小、损坏程度不同的山芋分开。第二天一早,母亲扛着梯子,带着哥哥,将那些没有损伤的山芋藏进山芋窖里。那些有损伤的山芋,母亲将它们洗净,削去皮,切成片,熬成山芋粥,做我们的早餐。如果有多的,中午的饭锅边,母亲也会贴上一圈。用母亲的话说,今天又省下了两把米。在那一段日子,我们一家过着虽然并不算富裕的日子,但我们的生活却

最初喜欢上搓面鱼这种面食,主要是好奇于它别致名字、形象地命名,可爱的样子,不知何时喜欢上了这种面食,但记得每次看到这种面食,总让人倍感温暖而亲切。那可爱的模样好似被人们赋予了生命,丰富了餐桌的搓面鱼,好似嬉戏游动累了鱼儿在小憩,也好似静候你的青睐。后来在美味的诱惑下真正喜欢上了搓面鱼,也恋上了它的味儿时在外游玩的我们直到玩得困倦、饥肠辘辘时才回到家,善解人意的母亲时常给我们搓面鱼吃,我们当然开心不已。母亲搓着软硬合适的面,在面板上撒上雪花般的面粉,她一脸地认真,得心应手的搓着面鱼,细密的汗珠在母亲的额头不断渗出,母亲或许全然不知,或许无暇顾及。一双双欣喜的眼睛紧紧盯着母亲手中的活,时间在我们惊喜的期盼中、在母亲的忙碌中滑走,只见那光滑细腻的面鱼,在母亲粗糙的手下滚动着,饱满而好看。母亲娴熟而连贯的搓着面鱼,忙得不亦乐乎,一连串的动作干净而利落。

等母亲面鱼搓好时,饱受烟熏火燎,忙得汗流浹背的姐姐们已将水烧开,沸腾

的开水如奔涌的朵朵浪花,在锅里滚动着,欢唱着。满头大汗的姐姐眯着眼睛,将漏勺捞起,放在事先准备好的脸盆里,过了水的面鱼更加的光滑,却沉入水中,不再有一丝毫动感。在一阵金属相互碰撞、滋滋作响声中,香味萦绕中,面鱼的搭档美味菜肴已炒好。母亲将已静候多时的面鱼用漏笊盛起,麻利地倒入锅里,不停的翻炒,使面鱼和菜更好入味。

在浓郁而独特的香味中,期待已久的搓面鱼出锅了。洁白的面鱼、香脆的蒜苔、

柔软香嫩的黑木耳、翠绿的黄瓜、鲜红饱满的西红柿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一撮撮香菜盖在了静卧的面鱼上,也将整个美食点缀的春意盎然,五彩缤纷,美不胜收。

嗅着撩人的香味,迫不及待地盛入勺子里,送入口中,劲道而美味,不黏不连,未等你细细品尝、慢慢咀嚼时,趁你不注意时,“哧溜”一下就钻进了肚里,滑入了味蕾。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被亲情包围的我们,沉浸在暖暖的爱意中,其乐融融,祥和温馨,吃着这美味爽口、味道鲜美、有滋有味的面鱼,心里十分快乐,吃在嘴里,幸福在心里。

好久未与搓面鱼谋面的我,每每想起这舌尖上的美味时,思念的闸门也会缓缓开启,飘飞的思绪也会回到久违的家。亲人的笑容、风味独特的搓面鱼……都会在脑海——浮现,浓浓的亲情也会萦绕心头。

漫步西塘

◎浙江丽水石油分公司 季刚



不知为何,心中有种莫名的情愫钟情于水墨江南,是因着韦庄“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悠然惬意,是因着戴望舒希望在寂寥的雨巷逢着一个撑着油纸伞如丁香花般的姑娘,亦或是因着白墙黑瓦、古桥净水中透射出令人沉浸的岁月静谧?为了寻找一个答案,我踏上前往千年江南古镇—西塘的旅途。

当我的脚印踏上那片古老而又带着些微青苔的石板路,当我指尖轻触狭窄弄堂石壁的斑驳,当我的视线充满鳞次栉比而又带着岁月痕迹的白墙黑瓦,当我的鼻嗅到河水里扑面的清新,在这些瞬间里,我仿佛在和西塘进行灵魂深处的对话。我清楚得听见耳边吹过的风向我娓娓传达着这个古镇的亲切。它没有外界世界的喧嚣和不安,只淡然固守着自然赐予的一切,在天然去雕饰的纯净里令人歆羡的闲适惬意。置身其中,撒去尘世的烦忧,沉淀一份纯粹的心境,感受这个古镇处处散发着令人向往的正能量。

凹凸不平的石阶,拾级而上,站在石块堆砌的古桥上,拂面的清风吹走思绪,抬眼望去,河水如同一条玉带绵延着向远处流去,直至与天共成一体。摇橹人慢悠悠的让乌篷船点远落在河面上,两岸是临河挂着红灯笼的白墙黑瓦,岸边垂垂的柳枝随风摇曳。不远处的拱桥和湖面上的倒影形成天然的一个圆,暖暖的阳光在湖面反射出粼粼波光。怔然间,眼角瞥见左岸临河客栈的阁楼上游客将视线投向我,不禁想起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是否我也成了《断章》里装饰别人梦的人?

信步在西塘的青石街道上,街上行人很少,抬头看见充满历史感的木制窗,视线与它胶着的瞬间,时间仿佛静止。刹那,我窥见了物转星移,腐朽的木窗重新焕发生机,墙上枯死的爬上虎刺落了残叶,凹凸的石板渐次恢复平整。不知不觉,夕阳的余晖洒满了天空,浓重的红倾泻在巨大的幕布上,渲



染了整个天际,连同透彻的蓝,纯粹的白,如同将西塘装裱在唯美的花境里,河边的红灯笼依次点亮,河面上氤氲着些许雾气,夜幕渐渐笼罩,如梦如幻的景致里有股荡气回肠的柔美。小喉一口清茶,味蕾缠绕着浓茶的清香。远处隐约有着袅袅炊烟飘摇直上,头顶的一弯与飘云共舞,点点繁星时隐时现,听摇橹人用吴依软语哼唱流传已久的渔歌,看河面上连缀的放飞心愿的斑斓河灯,感受这周遭的一切慢慢渗透进我的皮肤,溶解进血液里,直至抵达我灵魂最深处做最彻底和震撼的叩问。在这慢悠悠的晃荡里,放空的思绪每每填满一分对江南古镇的热爱便增加一分,直到胸膛里满满的都是只增未消的热忱。

渐渐夜深,披着西塘醉人的夜色上岸,就像是穿越时空的风尘旅人,寻一间落脚的客栈,作此行的落幕。躺在充满古代感的雕花大床上,脑海里仍停留着日间西塘的种种,耳边还回荡着摇橹时激起的细碎水花,闭上眼是西塘让人深深沉醉的夜景。一夜好梦。

西塘一行,我想我找到了那个答案。经历时代的变迁,岁月的风霜和沧桑,西塘沉淀下来的是与世无争、遗世独立的淡然与悠远,让每一个饱经蹉跎和人世沧桑的孤单灵魂找到精神的皈依、心灵的停靠。这份古老的隽永,镌刻在我略显单薄生命中,是不张扬的浓墨重彩。水墨情节,愈向不知;江南风情,独留心中。

的古老村庄,树枝折断的声音在暴风雨中变得温柔起来,门前的堤坝在风雨声中轰然倒塌。站在屋檐下的父亲望着雨幕说,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大的雨。他的话音刚落,靠山的方向传来一阵轰隆隆的声音。父亲大喊一声,“不好,山洪爆发了。”依偎在母亲怀里的我明显感觉到她哆嗦了一下,突然,她想起了什么,大喊一声“山芋”。赤着脚就往外跑,父亲一下紧紧抱住她,大声呵斥道:“你不要命了!”

母亲挣扎着还想往外冲,哥哥姐姐一把拽住她,我吓得哭了,这似乎也增加了父亲的怒火,他连连向母亲怒吼,母亲看了看我们姐弟三人,一下抱起我,放声痛哭,最后,逐渐平静下来,也许她已经意识到,日子可以慢慢熬,这个家如果没了她,家也就不成为家了。那一夜,我们家谁都没有睡,坐在那儿艰难地熬到天明。

第二天,天刚放亮,父亲就和母亲带着锄头和箩筐上山了,上午他们回来的时候,箩筐里装满了裹满了泥浆、还没有成人拇指粗的小山芋。中午,母亲将这些山芋蒸了一锅,我们全家围着桌子,埋头吃着,谁都没有说话。过了许久,父亲突然放下筷子,笑着对我们说:“好了,孩子们,笑一笑,风雨已经过去,我们家好日子还在后面。”

是的,风雨之后是彩虹。但我们全家至今不会忘记,山芋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充饥着我们的胃,为我们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带来的希望,见证着一个普通家庭为改变生活的一段充满泪水、苦愁和乐悲的生活足迹。